

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  
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太司農皆不起昭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  
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  
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五帛安車輕  
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五帛安車輜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樵為太守不起然皆  
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  
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  
知矣任人乃愜然自失慨爾水歎曰始悟超  
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把朴子外篇卷之二

把朴子外篇卷之三四 真三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  
雕鍛鑿璞藝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  
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  
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  
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  
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  
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斷削刻畫之薄伎  
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況乎  
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幽  
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  
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  
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  
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閨風捫晨極然後  
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  
牆之至固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  
馬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  
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

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幽  
鈍者醒悟文梓于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  
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  
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  
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  
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  
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  
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  
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  
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  
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  
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  
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  
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  
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貫而弗休必鈞  
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  
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且何徒解  
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犢靈瑀鳴蟬杖

劬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搖強之自然尼父善誘崇以德教速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邠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鑿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游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急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備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寧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與窮淵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

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濼訪鳥若而冷東肅踏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至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閭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騏驎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曠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由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宵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賢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驚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

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絮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曠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眾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為作慙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樞以軌物陶治庶類匡成翹秀蕩汰積埃章邪反正踐于戈橐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大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放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翻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十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鑣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迎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

該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星聞故感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盤粉乎不測之下惟專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既絕者忘廉蕙迷大者不能及夫受純墨者無枉判之

木染通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

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

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

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

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

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

觀於勸誠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

寒切已蒸蠶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

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

卷則供養虧者雖關學業可怨者也所謂千

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乃之鑛不經歐治

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恣縱游貴樂遊安綺

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日倦於玄黃耳疲

乎鄭衛鼻餐乎蘭麝口美於膏粱冬吞貂狐

之緝履夏頰紗縠之翩飄出駟慶封之輕軒

入宴華房之榮蔚飾朱翠於楹稅積無已於篋置陳妖冶以妖心酒醜醜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率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

麥之能辨亦奚別乎替贖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

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

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

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

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樞機之中而

加青紫之官纓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政

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

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屬於耳嫌疑

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

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

毫厘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

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

無頭果覆車之搗乎先哲居高不敢忠危愛